

國立臺灣博物館106年自行研究計畫報告書

國立臺灣博物館展示理念及手法演進歷史研究（一）

常設展策展理念與詮釋手法的演變

摘要

展覽是博物館重要功能之一，不但是連結民眾與博物館的重要管道，也是具體呈現博物館典藏、研究，以及實踐博物館學理念的重要方法。博物館透過常設展論述其本質與核心理念，而特展則可呈現博物館與時俱進的能量，持續與大眾溝通，發揮博物館的社會功能。本研究以國立臺灣博物館1908年至2017年的常設展覽歷史資料為基礎，透過資料文獻的蒐集整理，從展覽內容及展示詮釋手法兩大面相分析博物館展覽歷史沿革、展示理念轉變歷程，以及詮釋手法之演進。

本研究蒐集整理歷年常設展資料，以1908年成立於彩票局大樓的「臺灣總督府民政部殖產局附屬博物館」作為起始，從陳列臺灣自然與農林產業標本及民族文物為主，到1915年正式遷入當時名為「臺灣總督府民政部殖產局附屬紀念博物館」的博物館本館建築，以歷史、動植物、高砂族及地礦為主題之展示，並歷經整權轉移及臺灣省博物館時期，從古典分類學式的展示發展為主題式之現代展示，至今（2017）年11月甫開幕之「發現臺灣-重訪臺灣博物學與博物學家的年代」常設展，所歷經數次常設展建設及更新。回顧本館一百多年來，博物館常設展主要以人類學、動物學、植物學，以及地學四大領域的研究典藏為主要展示內容，並隨著臺灣博物館系統計畫，擴增展覽場域，並發展多元面向主題展示。由資料內容可以歸納出本館常設展趨勢與特色：（一）古蹟空間場域中的自然史展示；（二）跨域的策展趨勢與展示空間；（三）友善與社交功能展示。本研究亦建議博物館未來應以環境議題為主要方向，以自然史及博物學為基礎，結合產業史，以及目前發展中之現代性領域之研究典藏特色，開創更具未來性觀點之常設展。

前言

國立臺灣博物館是臺灣現存歷史最悠久的自然史博物館。

成立於1908年，名為「臺灣總督府民政部殖產局附屬博物館」，就是國立臺灣博物館的前身，然而當時尚未有自己的館舍，而是從剛落成的彩票局大樓中騰出一、二樓的空間作為展覽陳列之用。一直到1915年「故兒玉總督暨後藤民政長官紀念館」建築（即現在的臺博館本館建築）落成後，「臺灣總督府民政部物產陳列館」自此落腳，並正式對外開放，至今（2017）年已歷經了110個年頭。這間國家級的博物館，雖然在各時代曾被賦予不同的任務，但其所肩負的研究、典藏、展示及教育功能始終為博物館核心使命，保存及推廣臺灣的自然與文化資產。2005年起，隨著文化概念的演進與延伸，「臺灣博物館系統」啟動，透過各古蹟保存與再利用計畫，逐步擴展了博物館空間，包括土銀展示館（本勸業銀行臺北支店）、南門園區（南門工場）至目前正在進行古蹟整修中的鐵道部園區（鐵道部），都為國立臺灣博物館所運用，邁向新局。

國家博物館，常常被賦予代表國家的文化形象與使命，是凝聚國家文化共識、建構文化認同以及呈現文化價值的重要場所（劉憶諄，2017）。而博物館常設展集典藏精華與研究能量之大成，並運用當時最成熟的展示技術，精煉打造用以呈現博物館精髓的長期展覽，具體呈現博物館定位與核心理念，展期通常長達數年至數十年，所投入的資源也遠勝於展出短短數周到數月的特展。國立臺灣博物館在歷史的時間軸、地理場域，以及文化概念上，都具有重要的意義，透過展示的歷史，可以看到博物館學及展示詮釋方法的演變。

【表1】國立臺灣博物館展覽館常設展年代表（本文整理，展覽以開展年記錄）

館名	時間	展示館	展示主軸概述
臺灣總督府民政部殖產局附屬紀念博物館	1908	彩票局大樓（博物館首展）	物產及天然資源
	1915~	「臺灣總督府民政部殖產局附屬紀念博物館」建築（今臺博館本館建築）	歷史、人類學、動物、植物、礦物
		原彩票局展示作為分館（1917年廢止）	南洋諸島參考文物
	1930	臺博館本館建築（加設兒童室）	動物活體、標本採集展示
臺灣省博物館	1945	臺博館本館建築（國民政府接管）	歷史、人類學、動物、植物、礦物
臺灣省立博物館	1962~	臺博館本館建築（常設展更新）	人類學、動物學、植物學、地學（地史、

			生物進化、海洋、魚類養殖室)
	1980~1996	臺博館本館建築 常設展逐步局部更新，並於走廊（一、二樓、地下室）、及二樓迴廊增設為常設展廳	人類學、動物學、植物學、地學
	1991	臺博館本館建築 （魚類養殖室改為兒童探索室）	兒童探索室：自然與文化探索
國立臺灣博物館 （臺灣博物館系 統計畫 2005 年啟動）	2005	臺博館本館建築 （常設展更新）	臺灣原住民族、臺灣的生物
	2009	土銀展示館（日本勸業銀行 臺北支店）	古生物、演化、古蹟修復、土銀行史室
	2013	南門園區（南門工場）	樟腦產業史、古蹟修復、園區生態展示、兒童展示
	2017	臺博館本館建築 （新增三樓常設展）	臺灣博物學、博物學家、本館典藏精品
	2020~	鐵道部園區 （規劃中）	鐵道文化展、古蹟修復、兒童展示

一、殖產時期（1908~1945）

（一）彩票局大樓（1908~191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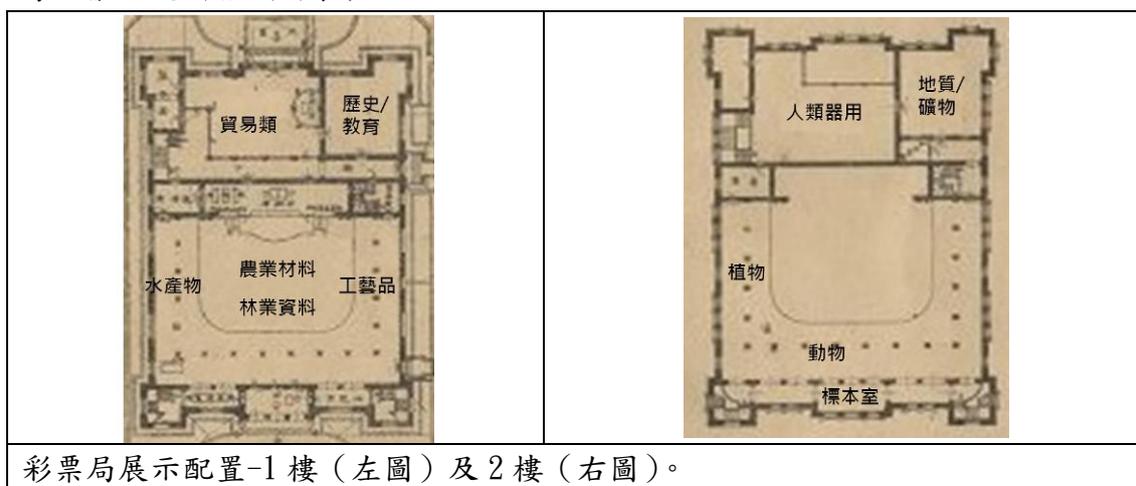
1908 年至 1915 以彩票局大樓為展示空間的「臺灣總督府民政部殖產局附屬博物館」，因為日本政府在臺灣進行以產業為目的調查，加速物種的發現與確認，而這些採集與研究的成果為當時博物館主要內容展示，例如農業、林業、水產、礦業、工藝、貿易等產業標本為主要展品，另外也展示一些地質、地文、礦物、動物、植物、人類、歷史、教育等相關學術性的標本。

【表 2】彩票局展示內容整理（參考文獻：消失的博物館記憶 P. 71~72）：

展廳（區）	展示內容
地質及礦物與 鑛業資料	礦物、岩石、土壤化石等標本，及天文地理氣象圖表、鑛業資料
植物	顯花植物、隱花植物、有用植物
動物	哺乳類、鳥類、爬蟲類、魚類、兩棲類、節足動物、軟體動物、 下等動物等
人類器用	本島番人物品，家屋模型、衣服、食物、用具、武器、祭器、 土器、石器及圖畫等
歷史及教育資	古代文書、彫刻、宗教、兵器、服裝、家中雜物等

料	
農業材料	農產物及加工製品
林業資料	竹材、木材、纖維植物、樹皮及其他林產物種，並有森林精巧寫真，插在迴展台上
水產物	魚介、海藻、其他產物及養殖用具圖書
工藝品	本島各種工藝品
貿易類	各種輸入品之標本及本島人愛用物貨

【圖 1】彩票局展示平面配置圖（參考文獻：消失的博物館記憶 P. 71~72，依參考文獻敘述所推測繪製）：



彩票局展示配置-1樓（左圖）及2樓（右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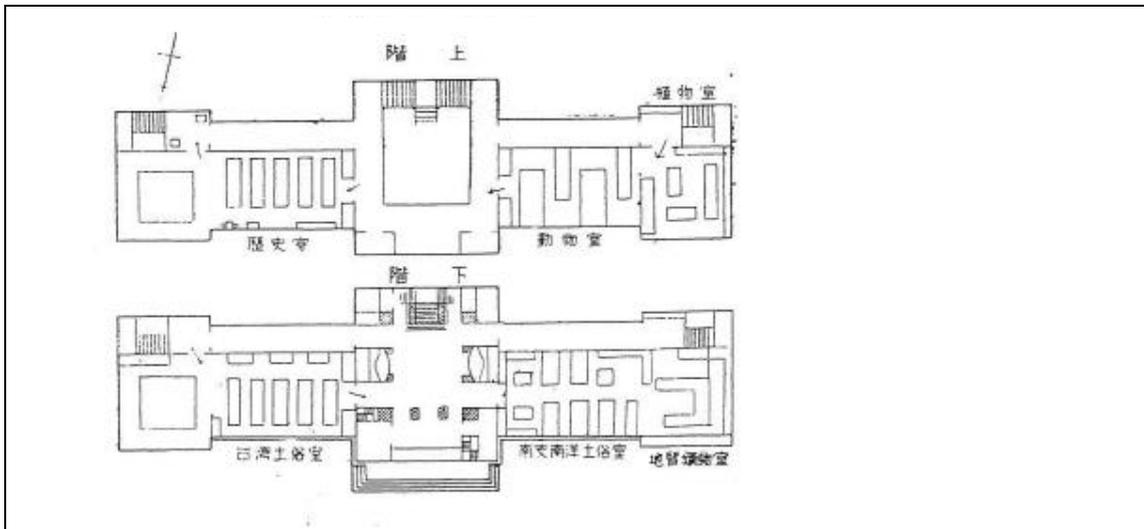
（二）博物館建築（1915~1945）

「臺灣總督府民政部殖產局附屬紀念博物館」(今日之臺博館本館建築)落成後，規劃四大展覽室，分別為位於二樓西側展廳的「歷史室」、設於二樓東側的「動植物室」、一樓西側的「高砂族室」以及陳列於地下的「地礦室」，其展示內涵逐漸擺脫商品陳列的觀念與內容，其展示手法亦採用西方博物館分類學展示觀念進行展示規劃，例如鳥類展示等，具有博物館經營的架構。另外，博物館在1930年加設以小學及幼稚園兒童為目標觀眾之「兒童室」，依兒童觀眾興趣與理解力規劃展示內容，以增進知識之理解及陶冶性情為目標，展示內容包括文物展示及動物餵養等，另亦展示學童創作採集成果，具有現代博物館學概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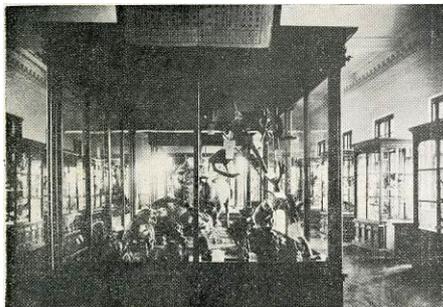
【表 3】臺灣總督府博物館展示內容整理（資料來源：臺灣總督府博物館案內，昭和 9 年西元 1934 年(第三版)）：

展廳	展示單元
歷史部	先史時代、高砂時代、鄭氏時代、清領時代、領臺後
土俗部	(1) 本島人土俗、高砂族土俗(7族+熟番)、 (2) 南洋土俗：南洋的歷史、南洋的美術工藝、南洋的宗教、南洋住民的種族、南洋研究之必要
動物部	哺乳類、鳥類、魚類、龜類、蛇類、蛙類、蝦蟹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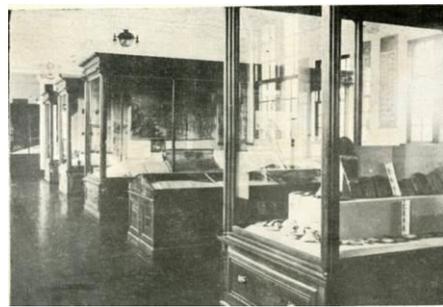
	昆蟲類、骨骼及發育順序標本、其他（軟體動物、珊瑚蟲類、微小動物等）
植物部	果實類、纖維植物、有毒植物、藥用植物、高山植物、海濱植物、寄生植物、臺灣特產珍奇植物、水產植物、臺灣產木材標本
地質礦物部	岩石礦物、地質、構造、臺灣特殊礦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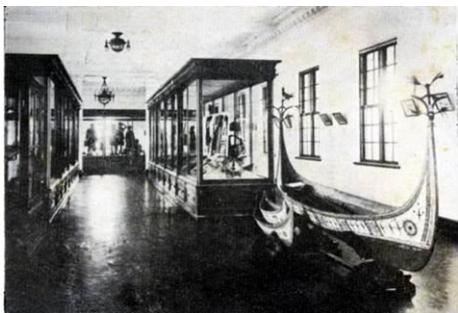
【圖 2】臺灣總督府博物館案內(第三版) (影像：國立臺灣博物館)



【圖 3】動物室 (影像：國立臺灣博物館)



【圖 4】歷史室 (影像：國立臺灣博物館)



【圖 5】蕃族室 (影像：國立臺灣博物館)



【圖 6】蕃族室展櫃 (影像：國立臺灣博物館)

由於彩票局大樓之展覽為辦公廳舍所權充，故展覽佈置為簡單陳列，雖未具備一

般博物館展覽室的規模，在展示手法已非單純以展示商品方式陳列物件，根據文獻記載，除以分類學方式展示標本，及利用模型及圖表等呈現地形及地景展示手法。

展覽以陳列為主要展示手法，展櫃以空間容量及機能為主要考量，形式與設計上仍多為桌面與層架型式，外觀簡單，以方便置放展品、便於觀看為主要目的。由於當軌道燈及櫃內燈的設備與設計並不普及，展示的照明多仰賴來自兩側窗戶的自然光，以及天花板的吊燈，因此光源是櫥櫃的設計與空間配置的重要考量，例如櫥櫃位置要避免擋住外窗，以利引入光線，空間中央區的櫥櫃也多以桌面型展櫃設計或是四面透明的展櫃，利用來自窗外或自天花板的吊燈的光源漫射打亮展櫃，同時也有利於觀眾圍繞觀賞。當時的圖文以櫃內標本名稱說明牌或教具說明性質的地圖為主，適合研究人員或飽學之士細細觀賞，但根據根據森丑之助和《臺灣日日新報》敘述「缺乏說明，一般人並不容易深入瞭解」(陳其南，2006)。另一方面，日本時期即有造景展示，如原住民文化展示櫥窗，以蠟像展示服飾及生活器物，但數量有限，背景亦簡單繪製，並未完全依照西方 Diorama 之透視原理製作展示，輔以器物、屋舍模型、圖畫及文字敘述等搭配展出，「一見就令人目睹蕃人蕃族之感」(陳其南，2006, P. 70)。另有設置礦山及地景模型，根據描述「金瓜石之金山模型，現在看起來並不覺得如何，但在當時確是一樁大工程。這個精巧的大模型，是在金山當地製作，全部用螺旋運轉的方式啟動。」(陳其南，2006, P. 70)，展示概念及手法與 19 世紀西方的博覽會相近，並具博物館展示之趣味。日本時期的研究人員利時新吉、山本由松等人分別赴歐美重要博物館觀摩其展覽之姿態標本製作及展廳設計呈現等，並將其見聞及觀察發表於臺灣博物館協會所出版之「科學の臺灣」，比對臺灣博物館展示呈現，相信西方博物館展示觀念與技術對當時進行展覽規劃設計工作具有相當影響力。

三、自然史展示初期 (1945~1960 年代)

國民政府接收博物館之後，受限於人力及研究等資源，以原展示為基礎，整理及更新常設展，於「二樓東側陳列室」展示南洋各地土著的服飾、編織品、木刻等工藝品、傀儡戲偶、武器等；「二樓西側陳列室」展示動物、植物、地礦等標本及模型；並運用「二樓中間迴廊」展示台灣原住民文物、器物，介紹原住民十大族群與地理分佈以及部份原住民之塑像。當時館長陳兼善認為博物館應該以科學為主，而非展示人類對自然的利用 (李子寧等，2008)，將物產展示與自然史展示做了明確的區隔，為博物館自然史展示奠定了明確的方向。由於此時期展示相關資料不足，根據陳兼善所拍攝之影像推測當時展示櫃主要沿用日本時期之展櫃做簡單的陳列，展品佈設方式較為簡略、一致。



【圖 7、8】30、40 年代博物館展示概況，(影像：陳兼善攝)

四、從分類學到主題展示轉變期 (1962~1996)

隨著新博物館學及展示現代化的技術進展，1962 年更新的常設展，不但展示空間擴展到地下室，內容由人類、地學、動物、植物等四組負責規劃，空間包括一、二樓兩側的走廊和二樓中間迴廊以及地底樓的通道，另外，將原為常設展空間的一樓東、西展廳，改設為特展室及文教室，增加博物館展覽空間運用的彈性。設於二樓東、西兩側為「人類學陳列室」；一樓大廳東側則為「動植物學陳列室」，展示內容除了以臺灣生物為主外，非本土產的動物如狐猴、獏、鴨嘴獸、袋鼠等標本也有陳列。植物展示內容包括植物分類學代表性的標本展示，亦有富經濟價值的植物，以及染有病蟲害的植物和防治說明；另有本島植物的生態和分類均有概括的介紹。地下室則為「地學陳列室」，展示內容包括地球的歷史和生物的演化、海洋環境及養殖魚類三個單元。其中養殖魚類室設有大型水族箱，分別設計各種魚類的生態環境，作現生魚類展示。

【表 4】臺灣省立博物館展示內容整理 (參考資料：臺灣省立博物館創立九十年專刊，1999)

展廳	展示內容
動植物學陳列室	動物部：臺灣哺乳類、鳥類、爬蟲類、魚類等標本；非本土產的動物如狐猴、獏、鴨嘴獸、袋鼠等標本。 植物部：藻菌植物、水果、高山植物、木材、植物病蟲害、藥用植物
地學陳列室	進化室：自地球形成至人類出現之演變進化過程，另有造山運動、河川成長等標本模型，以及臺灣產之岩石與礦物
	養殖魚類室：大型水族箱十座，飼養養殖魚類共十一種，均為習見之種類。
	海洋室：海底地形、海水成分、珊瑚、貝介與海洋之關係、海洋魚類、海龜
人類學陳列室	人類學室 (甲) 臺灣土著文化 (10 族) - 臺灣土著各族塑像、臺灣土著各族標本陳列、臺灣先史時代人類生活復原圖
	人類學室 (乙) 臺灣開發圖、臺灣先史時代遺物、臺灣歷史標

本之分期陳列、珍貴鏤刻圖片放大照片、比較民族學標本、



【圖 9】進化室（影像：國立臺灣博物館歷史資料）



【圖 10】進化室（影像：國立臺灣博物館歷史資料）



【圖 11】養殖魚類陳列室（影像：國立臺灣博物館歷史資料）



【圖 12】植物學陳列（植物病害）（影像：國立臺灣博物館歷史資料）



【圖 13】人類學室展示概況（影像：國立臺灣博物館歷史資料）



【圖 14】人類學室展示概況（影像：國立臺灣博物館歷史資料）



【圖 15】人類學原住民文物展示（影像：國立臺灣博物館歷史資料）

【圖 16】人類學泰雅織布模型（影像：國立臺灣博物館歷史資料）

本次常設展以人類、地學、動物、植物四大學門作為展示規畫，明確以自然史博物館研究典藏核心作為展示主軸，其中亦加入地球的歷史和生物的演化、海洋環境等展示，擴展自然史在時間軸及地域上的視野。展覽詮釋手法亦引入棲地概念，以生物棲地為基礎規劃及設計展示。1991 年將原養殖魚室改裝為兒童探索室，為國內博物館第一間專為兒童設計的自然史動態陳列室，考量兒童好奇的天性及經由感官、肢體操作的學習特色，設計以「手動」及「探索」參觀方式為主的展示，運用按鈕、轉盤等設計，引發兒童的遊戲興趣；利用圖像、實物來增加學習印象；同時採用問答文句引發好奇心及求知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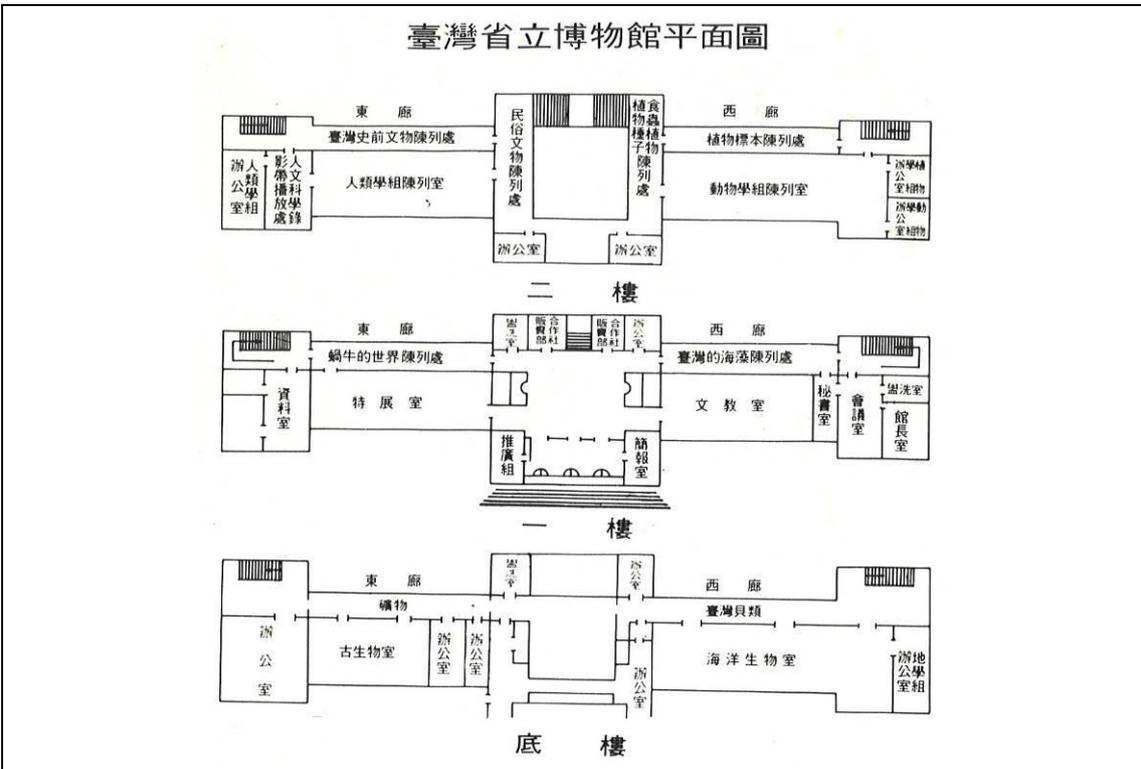
展示設計隨著時代流行與技術變化，除了運用插畫、模型及活體魚類展示等，也開始設置棲地造景櫥窗展示，展示內容由古典的分類學展示，逐漸發展為以生態環境為主的展示。展示內容除了有系統分類學的標本展示之外，展櫃也趨向現代化。例如，於櫥櫃內設置日光燈或炭燈，讓展櫃可以無需顧慮來自外部的光源及開窗位置，空間配置更為自由，擴展了櫃面積及數量。在此時期的展廳，除了必要的開窗外，牆面幾乎被展櫃所佔滿，連展廳中央也設置各式高展示櫃。另一方面，隨著策展概念的演進，「教育」為展示的重要目的，以促進觀眾的理解為不標，展覽內容也逐漸有主題化，詮釋方式更有大進展，除了運用大量插畫與文字之外，如古生物演化插畫，更運用燈片等展示設施讓展示在視覺上有更將豐富的變化，如海洋燈片。又如博物館地下室生物演化展示中陳列大型恐龍模型（雖說當時的恐龍造型未必符合後來的科學研究），利用落地無框大面玻璃製作展示區，擺脫了櫥櫃的框架與距離感，讓觀眾可以更親近展品。

【表 5】臺灣省立博物館 1980~2000 年展示內容整理（參考資料：臺灣省立博物館簡介，198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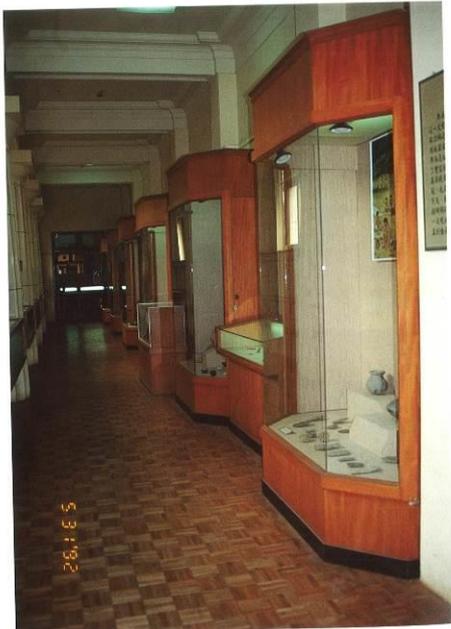
展廳	展示單元
人類學陳列室	臺灣土著各族之傳統文物
植物室	臺灣民俗文物及植物標本
臺灣史前文物陳列室	臺灣史前文物
動物學陳列室	臺灣產動物，部分標本採取生態方式佈置
二樓西廊	植物標本，按一般植物分類學，由低等至高等植物分類排列
海洋生物室	以生態方式展示臺灣之海洋動物，如魚類、貝類等
古生物室	生物演化主題，展示古生物化石及臺灣哺乳類重要化石
一樓東廊	輪流展出人類學或地球科學標本（每年更換一次）
地下樓東廊	臺灣所產各類礦石標本
地下樓西廊	臺灣貝類等各種標本

兒童探索室
(1991年起)

認識臺灣生物



【圖 17】展示空間配置圖 (民國 75 年博物館簡介摺頁)



走廊展示區 / 考古學展示



動物學展覽室



人類學展覽廳 / 人類學櫥櫃式展示



五、臺灣主題展示 (200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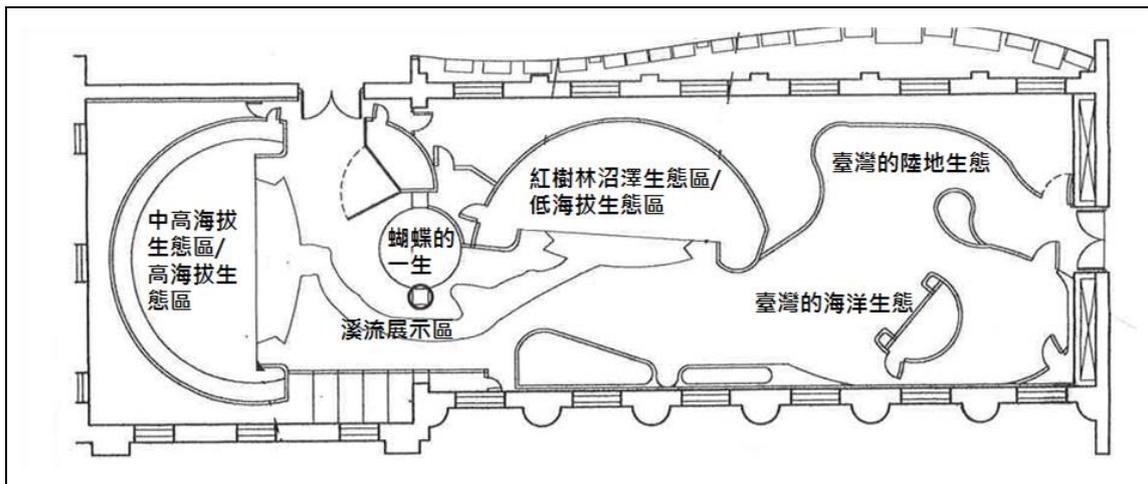
1992 年 6 月委託國立自然史博物館完成「臺灣省立博物館展示研究計畫」, 1993 年 11 月臺灣省教育廳核定「展示更新設計工程」, 1994 年設計案發包, 1997 年工程啟動, 全面更新館內的常設展示, 於本館建築二樓東側設置「臺灣的生物」展廳, 於 2001 年完成並對外開放; 以及二樓西側設置「臺灣的原住民族」展廳, 於 2003 年對外開放。然因 2002 年 331 震災館舍結構受損, 陸續封館大修, 最後於 2005 年重新開館。

「臺灣的生物」展廳以高、中、低海拔及海洋之生物棲地為意象進行造景展示, 並運用電視及多媒體互動展示呈現臺灣地理變化, 呈現臺灣豐富的動植物相與多樣而複雜的生態系。「臺灣的原住民族」則以族群特色做為展示單元, 以文物呈現臺灣原住民分布及多元文化意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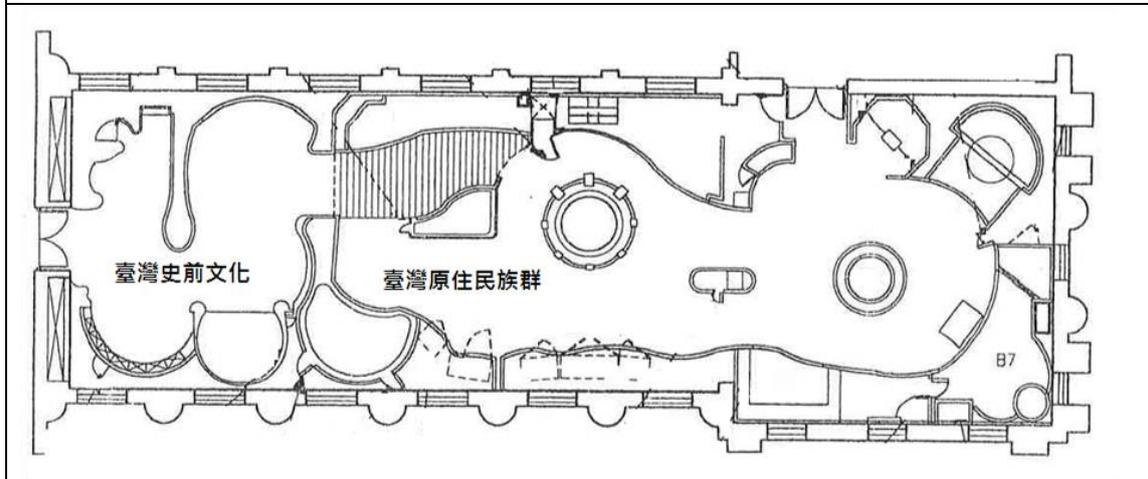
【表 6】國立臺灣博物館二樓常設展展示內容整理

展廳	展示內容
----	------

臺灣的生物	<p>導論</p> <p>臺灣的海洋生態（介紹蘭嶼及綠島附近的海洋生物）、臺灣的陸地生態、紅樹林沼澤生態區及低海拔生態區、溪流區展示區、中高海拔生態區及高海拔生態區、蝴蝶的一生展示區神秘湖特展區、我們應有所行動、臺灣特有生物</p>
臺灣的原住民族	<p>臺灣史前文化（從舊石器時代到鐵器時代）</p> <p>總論</p> <p>11 個原住民族群主題</p>



【圖 26】「臺灣的生物」展廳平面圖



【圖 27】「臺灣的原住民族」展廳平面圖



【圖 28】高海拔生態區



【圖 29】低海拔及紅樹林生態區



【圖 30】臺灣的原住民族



【圖 31】臺灣的原住民族

從研究、設計到施工，耗時超過 10 年的常設展在 2005 年開展，根據漢寶德及其團隊的展示研究，自然史展示趨勢應「與當地生態有關的片段故事，展示方法以立體式造景及參與式展示為主」（漢寶德等，1992，P. 84），常設展依此原則發展規劃設計，設置臺灣生物展廳。臺灣的生物展廳全廳空間以數個主題造景為概念，在入口處塑以洞穴造型及砂質表面塗覆，創造洞穴的場景，成功地轉換空間氛圍轉，也大膽地將原在展櫃內的中小型造景放大為下方落地櫥窗，擺脫櫥窗的窗景限制，消彌觀眾與場景的隔閡，體驗「置身其中」的真實感。另外，由於展示空間有限，一方面為的提升空間利用，一方面促進造景展示的「沈浸」效果，在地板上設置河流造景的生物展示，不但提供觀眾新鮮的觀展角度與體驗，也是臺博館首次將地板作為展示空間。展示的照明設計也更為成熟，主要運用在空見效果轉換上，例如史前時代洞穴與原住民文物的展場即有完全不同的展示氛圍。史前時代空間模擬洞穴空間，並透過展櫃照明引導參觀動線。從這些展示技巧中，可以發現展示設計觀念已與過去截然不同，從過去獨立的展櫃家具，跳脫成為空間即為展櫃的展場概念，是人得走進去的展櫃，而且展櫃之中還有展櫃，賦予更多的展示空間層次，展示設計概念與技術由「展櫃設計」提升到「展場設計」的層次。展示設計與空間設計合為一體，讓展示空間更具整體及一致性。

展場多媒體展示技術也更為多元，除了設置影片播放區，亦有結合雙模型同框展示的環境變化箱，原住民展示區亦有透過聲音等方式豐富展示內涵，利用多元的展示手法促進多感官展示效果。從另一個角度來看，過去的分類學式的展示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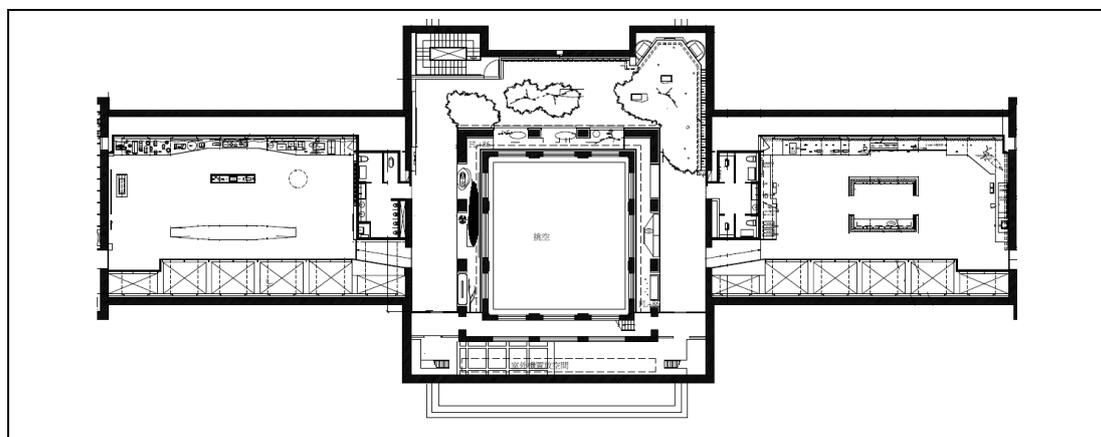
法，以「標本」及「文物」為核心，展示物與物在分類學上的脈絡關係或者是生物或文物本身的特質與意涵，而在「造景展示」中，觀眾強烈感受到的則是以特定地區地景與生物所組成之「生態環境」，其次才是裡面個別的生物，再者，為了創造完整的情境展示，原建築空間的特質幾乎完全被場景所包覆，與過去將展櫃視為家具的概念完全不同，展櫃即是展廳。

六、博物學及博物學家的本質（2017~）

為呈現臺博館收藏的歷史，2017年開展的「發現臺灣-重訪臺灣博物學與博物學家的年代」常設展，以20世紀博物學家在臺灣探索自然與人文歷程為主題，以「發現之道」、「臺灣新象」及「過去的未來」三大單元串聯博物學的過去、現在與未來。本展展出3百多件館藏精品，從博物學家的發現、採集、到成為博物館收藏歷程與故事，呈現的不但是臺灣的自然與文化知識，更重要的是透過展覽重新表現博物學的精神與脈絡，說明博物學家如何透過博物學理念的實踐，「發現」臺灣，而透過展示博物學家的故事，讓觀眾更認識博物館研究人員的工作，進而「發現」博物館的價值。其中「過去的未來」單元，重新檢視博物館及博物館研究典藏的本質與價值，「究竟這些臺博館典藏的歷史性標本在當代有何意義？」¹ 文物標本除了保存了文化及科學的價值之外，其對人們在文化創造及科學研究亦扮演重要角色，分別與原住民藝術家尤瑪·達陸及當代多媒體藝術家王俊傑合作，結合藝術的視角詮釋傳統文化與自然觀點，是博物學家與藝術家跨域詮釋的新嘗試。

【表 7】國立臺灣博物館三樓常設展展示內容整理

展廳	展示內容
發現臺灣-重訪臺灣博物學與博物學家的年代	發現之道：臺灣博物學的演進 臺灣新象：博物學家的臺灣發現 過去的未來：博物館標本文物與未來的可能發展



¹ https://www.ntm.gov.tw/tw/exhibition/exhibition_d.aspx?no=25&d=222

【表 7】國立臺灣博物館三樓常設展展示內容整理

	
<p>【圖 32】臺灣的原住民族「發現之道」展區</p>	<p>【圖 33】「臺灣新象」展區</p>
	
<p>【圖 34】「過去的未來」展區</p>	

有別於本館二樓常設展，三樓常設展以展出館藏品作為重要目標，因此在展品的質與量上，都較以往常設展更多，展品展示佈設方式更為講究。首先，隨著藏品管理與保護的限制，為了可以有效地進環境控制，「發現台灣」展示設計以大面積玻璃的落地櫥窗展示，提供藏品安全的展示空間，並方便未來更換展品，展櫃內更設置濕度控制設備，照明使用無紫外線之燈源，並限制其照度與溫度，提供適當的展示環境，以延緩藏品老化及損耗的速度。連續且大面積的玻璃，除了提供展品保護外，落地無框的設計也可以減少視覺干擾，增大牆面展示面積，將空間中會完整牆面化為一個大景，這樣的設計也讓減弱「牆」的實體意象，為原本天花高度較低的閣樓減少視覺上的壓迫感，同時也提升觀看的舒適度。另外，間接燈光的使用，提供空間基礎的安全照明，主要照明仍以展示內容及文物為重點。在「發現臺灣」的展示中，空間與展櫃照度的層次及為最佳例子，其照明明暗層次設計與「臺灣原住民」展示為造景需求而變化的明暗設計明顯不同，亦可以照明提升展示效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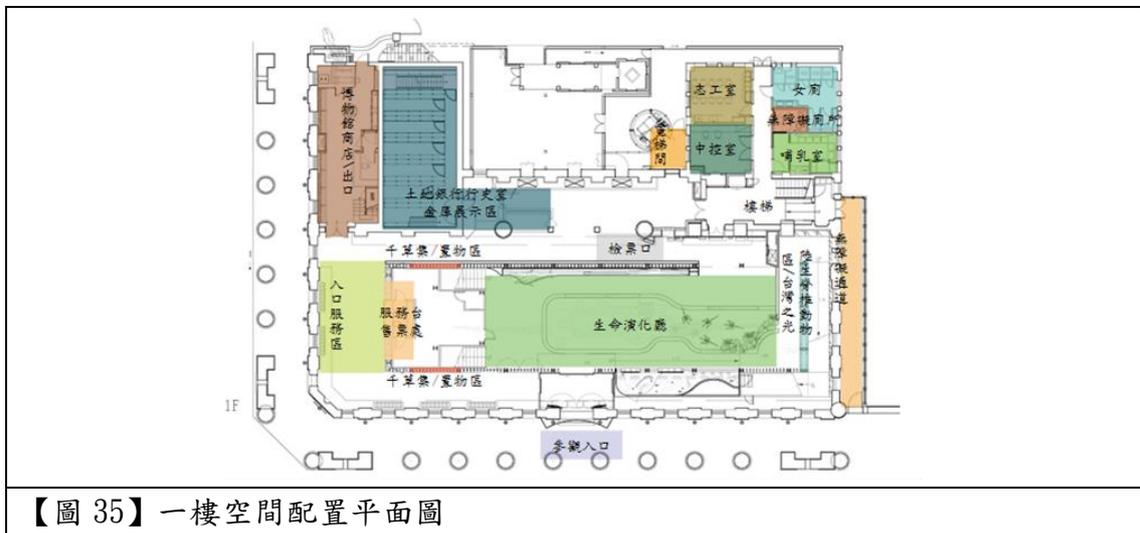
七、臺灣博物館系統時期（2009~）

（一）古生物演化與古蹟展示（200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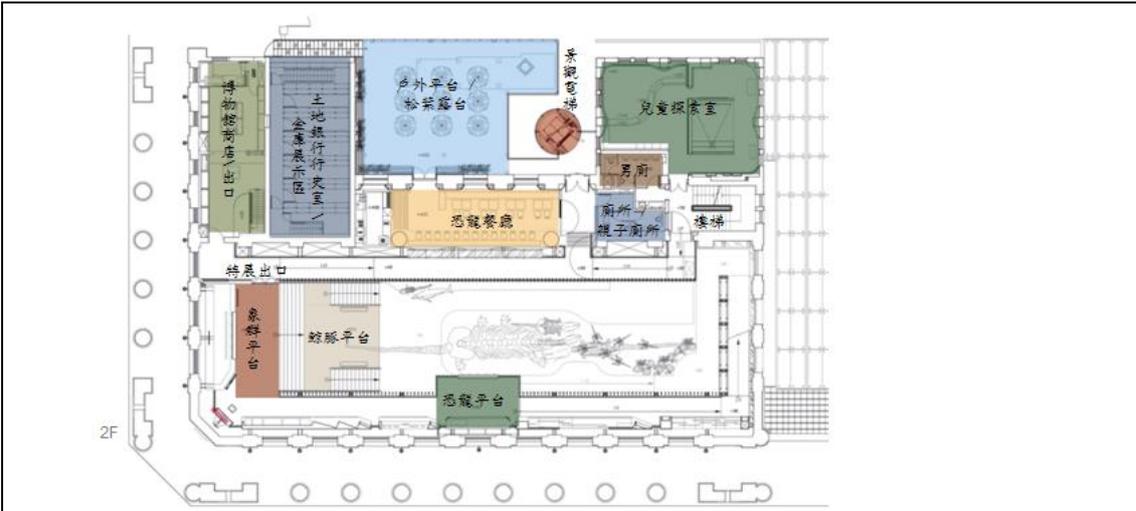
2009年土銀展示館的常設展大致分為三個區塊：說明原建築歷史的「土銀行史展示區」、呈現古蹟價值及修復過程的「古蹟修復室」、以及以古生物演化為主題之「生命的史詩—與演化共舞」與「兒童探索室」。臺博館首次特別設置專區展示古蹟建築及文化資產維護常設展廳，具體落實將古蹟活化利用，除了讓原本自然史博物館展示更加完善，也讓大眾有更多機會認識臺灣經典文化資產，是博物館邁入「臺灣博物館系統」里程碑。

【表 8】土銀展示館展示內容整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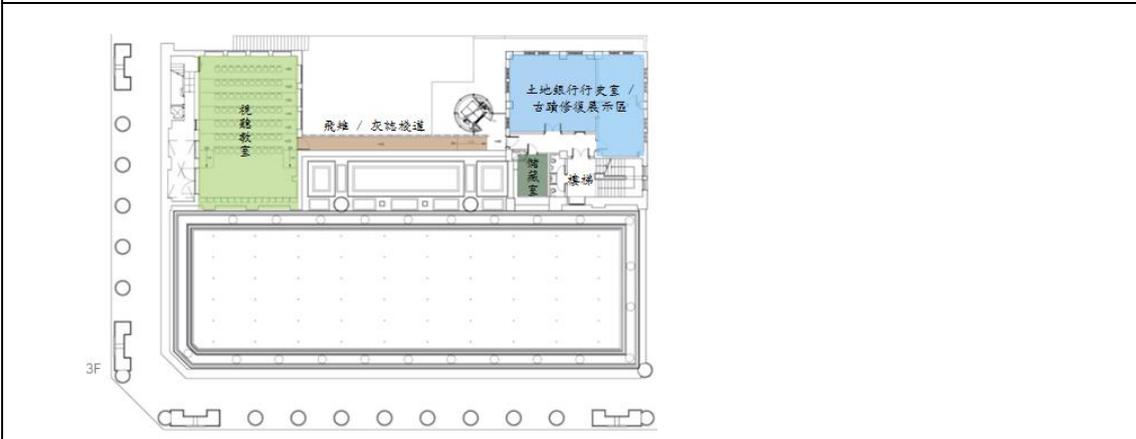
展廳	展示內容
生命的史詩—與演化共舞	單元：生命的起源、從水到陸的大躍進 內容規劃涵蓋「古生代」、「中生代」與「新生代」及臺灣本土化石區的地球生物化石展示。
古蹟修復室	「臺灣土地銀行舊總行」建築及修復工程介紹
臺灣土地銀行行史館	日治時代勸業銀行與戰後土地銀行的起源、推展與國家經濟發展的歷史關係
兒童探索室-化石挖挖挖	恐龍和古生物如何被發現呢？一起來挖掘埋藏在地底下的億萬年秘密。



【圖 35】一樓空間配置平面圖



【圖 36】二樓空間配置平面圖



【圖 37】三樓空間配置平面圖



【圖 38】土地銀行金庫展示



【圖 39】古蹟修復展示

	
<p>【圖 40】古生物展示區</p>	<p>【圖 41】生物演化史展區</p>
	
<p>【圖 42】化石挖挖挖</p>	<p>【圖 43】認識古生物</p>

古生物演化廳展示設計受到法國自然史博物館的舞台場景式的「生物大遊行」展示啟發，將「展場」空間打開，保留原空間的建築挑高的空間特色，並強化建築裝飾展示效果，而自然史展示內容則以半抽象的方式，選擇以恐龍骨骼標本等群呈現古生物群意象，讓觀眾透過標本群生動的陳列方式以想像建構生物場景的完整意象，無櫥窗的設計，再加上空間高程的變化，觀眾可以從恐龍腳下的地面走到高過恐龍頭頂的挑高處，以不同角度觀賞同一展示，相較於單純的沉浸式展示更有戲劇化的效果。劇場的設計概念也落實在展場設計中，就像是舞台的聚光燈，利用照明的明暗層次引導觀眾觀展焦點，例如以天花板為背景，以下方往上投射的燈光將各種古生物骨骼陰影投射到天花板上，呈現戲劇化的展示效果，同時也將觀眾的視線帶往上方空間，讓觀眾可以看到刻意以投射燈打亮的建築壁飾。利用原有空間條件，跨越一般展示方法的限制，讓展示與現有古蹟空間並存，成功地讓文化與自然史並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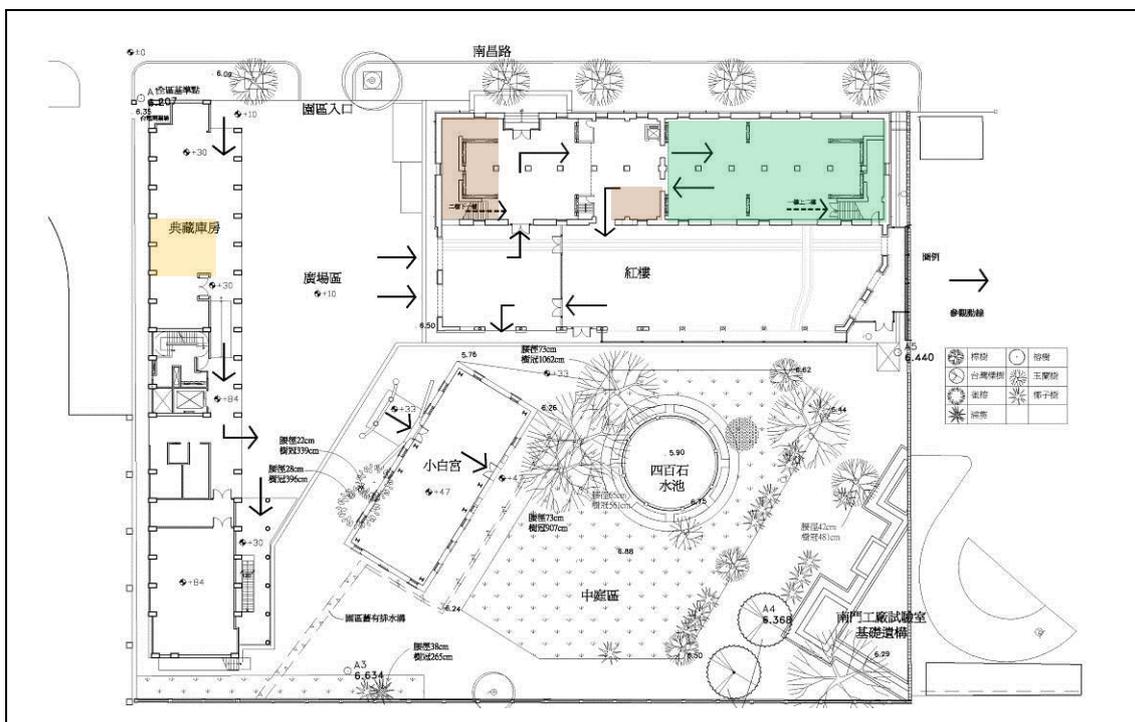
（二）產業歷史與環境教育展示（2013~）

2013 年開園之南門園區也是「臺灣博物館系統」古蹟作為文化場域，活化再利用的計畫之一，園區共有行政大樓及庫房、紅樓以及小白宮三大建築體。延續土銀展示館之常設展概念，其常設展以產業歷史結合樟樹之自然史知識為主，同時呈現園區文化資產的歷史價值，亦利用園區之樟樹及植栽等，延伸生態知識的展示與學習，建置獨特的城市環境教育場域，將展示空間由室內空間延伸

至戶外。

【表 9】南門園區展示內容整理

展廳	展示內容
南門工場古蹟修復常設展 (圖 44：棕色區域)	介紹園區內各古蹟及遺構之建築特色及修復原則、工法與過程，包括園區內各處的現地展示。
百煉芬芳：樟腦產業與南門工場常設展(圖 44：綠色區域)	樟腦是什麼、樟腦的用途、樟腦怎麼生產出來、世界第一臺灣樟腦、樟腦專賣、鴉片專賣、世界第一等單元
南門童話－沉睡的老樟樹國王(圖 44：黃色區域)	認識南門園區動、植物生態



【圖 44】南門園區全區平面配置圖

<p>【圖 45】「百煉芬芳：樟腦產業與南門工場常設展」展示平面圖</p>	<p>【圖 46】「南門童話－沉睡的老樟樹國王」展示平面圖</p>

	
<p>【圖 47】「百煉芬芳：樟腦產業與南門工場常設展」</p>	<p>【圖 48】古蹟修復展示</p>
	
<p>【圖 49】「南門童話－沉睡的老樟樹國王」</p>	<p>【圖 50】古蹟現地展示</p>
	
<p>【圖 51】南門園區-小小神農氏苗圃 (呂錦瀚攝)</p>	<p>【圖 51】南門園區 (徐錦弘攝)</p>

隨著展示技術的進步，南門園區樟腦工場歷史展示，將文物、標本、造景、古蹟建築及模型，甚至是多感官的互動裝置等，以虛實相間的展示手法融合，例如，就樟木料的運用，利用氣味作為展場氛圍的轉換，而軌道及地板下的物資材料空間展示將建築古蹟特色融入展場空間與展示內容中；另外也運用了當時的 3D 虛擬實境園區導覽展示技術，以體感裝置啟動導覽，讓觀眾成為動畫中的人物，穿越時空，遊走於園區之中。

南門園區與博物館原有本館建築及土銀展示館最大的不同在於其空間包括三棟建築以及建築間綠地、水池及廣場等，拓展了傳統在建築空間內的展示概念，將有限的室內空間展示，延續到園區、苗圃及水池等處，打造為環境教育園區。利用天然的環境條件及動植物生態，如樟樹、昆蟲等，透過展示規劃及活動，亦有別於過去的「活體展示」，是融合環境、動植物及季節變化等，不但是「活的展

示」，也是「生活的展示」，增進展示的趣味，同時也加強了與觀眾生活經驗的連結。

結語

本研究以國立臺灣博物館歷年之常設展為例，從博物館展示演進中觀察博物館如何詮釋自然的知識及文化的意涵，得到以下特點：

一、古蹟空間場域中的自然史展示

博物館自日本時期起，即以自然史為研究、典藏、展示及教育推廣核心，於人、地、動、植等領域深耕，自 2005 年啟動「臺灣博物館系統」後，透過博物館周邊古蹟修復及再利用計畫，除了增加館舍空間之外，於各館舍常設展中亦設有古蹟展示區，包括歷史文物展示及現地展示，已成為博物館一大特色。古蹟建築皆有其歷史背景及時代意義，臺博館以「自然史」見長，為了可以呈現文化資產的特色以及價值，在各新增館舍中，仍有保留該館舍的歷史展示，並延伸自然史相關之主題展示，例如土銀館保留原金庫空間做為行史室，而主要空間則以古生物展示為主。又如，南門園區則以產業為主題，有呈現樟腦工場歷史的常設展，其整體園區則作為環境教育場域，將展覽及教育活動延伸至戶外園區。博物館從創館至今常設展內容雖然在個時期曾有歷史或產業的展覽，但主軸都不脫離自然史，展現臺灣自然與人文的特色。由於館舍建築與空間的獨特性與優勢，不但擴展博物館展示於文化資產領域，亦成為與其他自然及科學類博物館所有極大的區別，成為展示獨特之特色。

二、跨域的策展趨勢與展示空間

（一）跨域策展

從日本時期到 1962 年的各常設展中，展廳的主題多以分類學為主，包括人類學（或原住民）、動物學、植物學以及地質礦物學。到了 1997 年，則以主題分，例如臺灣生物中，結合地、動、植學門內容整合，以生態環境方式展出。2005 年起的南門園區展示，則以生態環境為主題，並將園區生態與產業歷史作為主題，再自然展示加入了人類所創造的環境做為內容展出。到了 2017 年的展示，更以博物學家的歷史為軸，將人地動植內容編入同一故事線，跨越學門限制，巧妙融合人、地、動、植的知識與藏品。除了跨學門的展示整合，在該展示中，亦與多媒體藝術家及原住民編織藝術家，以自然及傳統文化做為演繹基礎，結合展覽主題創作，是跨領域的結合。

（二）展示空間的重新定位與跨域

除了在策展學門的跨域之外，隨著展示技術的演進，空間場域也透過展示設計不斷重新界定。從須配合建築空間光源配置的傳統的獨立展櫃，到配備有櫃內照明的展櫃，讓展櫃空間配置更為自由，毋須顧慮空間光源，讓展覽可依故事線安排展櫃大小及順序。到了沉浸式的造景展示，更強調空間意象的重塑，切開了建築與展示空間的連結，不再受到空間限制。展示設計也從展櫃內不及展櫃造型設計

擴展到室內空間設計。到了土銀展示館的展示，融入的古蹟展示空間，打開了過去展示與建築空間互相脫離的「黑盒子」式的展示空間，進入更為開放、交錯的空間體驗與觀賞經驗。南門園區的展示除了跨越室內與室外空間之外，其3D虛擬古蹟展示，亦提供了跨越了有限的物理空間，進入數位科技時代的虛擬展示空間，延伸到無限寬廣的視覺想像世界。

二、友善與社交功能展示

日本時期的博物館展示，重視的是知識架構的建立，因此以分類學展示為主，將藏品依學科、種類分櫃展示，加之以簡易展品說明，雖然當時已有造景模型等展示手法，但仍然與觀眾閱讀與理解有距離，即使是當時的兒童室，仍以「教育」為導向，以標本採集展示為主。隨著新博物館學觀念的引入，博物館展示以觀眾為核心，創造觀眾容易理解的展示，因此在展示內容上多以主題性的展示為主，並加上較多的圖文解說，還運用影片、聲音等，豐富展示內容，促進觀眾理解。20世紀末以後的展示，更採用各種互動裝置，增進展覽趣味，以引發觀眾學習的興趣。除此之外，博物館也致力於親子展示及無障礙空間的設計，提供觀眾更舒適及友善觀展空間，讓博物館不但是可以輕鬆學習的「非正式的學習管道」，也成為具有提供休閒去處的社交空間，加深博物館與觀眾的連結。

然而，綜觀臺博館展示歷史變化，本研究特別關心正當臺博館從自然史及博物學的領域積極延伸其觸角至古蹟建築、產業與鐵道文化領域時，多元的發展，卻逐漸模糊了博物館學科本質，不禁開始重新思考其定位，以及如何邁向未來。

「新世紀中博物館展示的趨勢不再只限於知能的傳達，更要具有創新的視覺效果、休閒及娛樂的效應，造成輿論的效應及地域文化的獨有性。」(王嵩山，2015，頁218)

近年來，「環境議題」不論在博物館領域或在民眾生活中，都是關注的焦點。國際博物館學會自然史博物館專業委員會(ICOM-NATHIT)更是一再鼓勵自然史博物館應利用此契機，與各領域合作，提升自然史博物館的視野，賦予自然史博物館研究典藏更高的價值。例如，近年「人類世」的議題，討論人類文明對在自然環境所留下的痕跡，並主張將人類活動納入地球環境歷史的一環。為了反映此重要議題，世界各大自然史博物館，例如日本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美國Smithsonian國立自然史博物館，乃至於法國國立自然史博物館等，已納入常設展規劃中，以展覽傳遞人類作為自然的一部分，其所扮演的角色與影響，另一方面，也藉此議題讓觀眾從自然的歷史角度出發，思考及探討人類的未來。者些展覽的特性為跨領域的結合，將人類學、產業歷史及科技發展等領域引自然史的研究及典藏，例如以微化石的質量變化，結合人類歷史及產業發展時期觀察，重建古氣候，進而推測人類活動與環境變化之關係。此議題展覽以結合自然、人文、社會領域為主，而臺博館在「臺灣博物館系統」發展下，將逐漸擴展各相關領域研究與收藏，預期未來將有別於臺灣其他自然與科學博物館，建議可以自然史為

基礎，作為博物館未來展示研究的深化方向，以跨領域的展示內容建立博物館在此議題之特色。

參考文獻：

王嵩山 (2015)。博物館、思想與社會行動。新北市：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李子寧等 (2008)。百年物語：臺灣博物館世紀典藏特展導覽手冊。臺北市：國立臺灣博物館。

李子寧主編 (1999)。臺灣省立博物館創立九十年專刊。台北：臺灣省立博物館。

李子寧 (2017)。策展思維—構思臺博館「發現臺灣：重訪臺灣博物學與博物學家的年代」常設展。臺灣博物，國立臺灣博物館。

耿鳳英 (2006)。虛與實：新世紀的博物館展示趨勢。博物館學季刊，20 (1)，頁 81-96。

陳其南、王尊賢 (2009)。消失的博物館記憶：早期臺灣的博物館歷史。臺北：國立臺灣博物館。

張婉真 (2005)。論博物館學。臺北：典藏藝術家庭

張婉真 (2014)。當代博物館展覽的敘事轉向。臺北：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郭昭翎 (2017)。展示自然：自然史展示歷史初探，人類世的博物館：藝術·科學·當代社會變遷。臺北：國立臺灣博物館。

劉憶諄 (2017)。國家自然史博物館知識詮釋與溝通的社會責任與實踐：以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腦中乾坤：心智的生物學》特展為例。人類世的博物館：藝術·科學·當代社會變遷。臺北：國立臺灣博物館。

漢寶德等 (1992)。臺灣省立博物館展示研究計畫報告書。台中：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

漢寶德 (2000)。展示規劃：理論與實務。台北：田園城市文化。

Blond, K. (2017) *Imagining the Future of Natural History Museum Exhibitions*, the Future of Natural History Museums, Routledge.

Rader, K. A., & Cain, V. E. M. (2014) *Life on display: Revolutionizing U. S. museums of science and natural history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Chicago, I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國立臺灣博物館大事記，

<https://www.ntm.gov.tw/tw/public/public.aspx?no=398>，2017/8/28 瀏覽

臺灣總督府博物館編，臺灣博物館の手引 (臺北：編者，1925)。

臺灣總督府博物館編，臺灣總督府博物館案内(第三版) (臺北：編者，西元 1934 年)